

四川竹琴

張松獻圖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

張 松 献 圖

〔竹 琴〕

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目　　錄



張松献圖

楊　修：（詩）代代書香有根基，
权为主簿把身棲，
他日身到公卿地，
要与皇家定社稷。
下官楊修，現任曹丞相麾下主簿之职，今日丞相聚集文武，傳見西蜀入貢使臣張松，理当早來伺候，耳听云板声响，丞相升帳來也！
（軍卒吼开門）

曹　操：（唱）云板声响虎帳开，
文臣武將左右排，
三軍兒郎齐披鎧，
（表唱）曹操升帳喜滿怀。
孤大漢丞相曹操字孟德，自孤征战以來，攻破袁紹袁術，战敗馬超呂布，天下聞名，諸侯丧胆，今有西蜀刘璋，差來使臣張松入貢許都，是孤故意三日不見，一則試彼之誠意，一則顯孤之威嚴，於是延至今朝，方升帳傳見，楊修！

楊　修：侍候丞相，

曹　操：使臣張松現在何处？

楊　修：現在轅門！

曹　操：傳孤鈞旨，張松進見。

楊　修：是。丞相鈞旨下，傳使臣張松進見。

張　松：來了！

奉命入貢進中原，

三日不見为哪般？

今日叫傳不相請，

輕慢斯文理不端！

本得我把画圖献，

心中不服曹阿瞞，

当面不拜拱手見，

上是丞相松打参。

曹　操：哼！張松，

張　松：丞相！

曹　操：汝主为何連年不來入貢？

張　松：寡君非不入貢，只因蜀道崎嶇，行旅艰难，又兼盜賊蠭起，以致入貢不得！

曹　操：什么話！自孤征战以來，战無不勝！攻無不克！四方早已平定，何言有盜賊二字？

張　松：丞相言說四方早已平定，只怕未必！

曹　操：啊！你有何說？

張　松：丞相請听！

东吳孙权智謀深，
北有張魯与馬騰，
荆襄桃園威名震，
何言天下已太平？
（表唱）曹操聞言心忿恨，
起身下坐往內行，
文武众官紛紛論，
先生枉自作使臣！
奉命言詞須謹愼，
如此对答欠精明！
幸喜丞相能容忍，
汝可速去莫留停，
張松冷笑把話論，
我蜀中無有献媚人。

楊　修：張先生此言差矣！你蜀中無有献媚之人，难道中原又有不成！

張　松：答話者何人？

楊　修：主簿楊修！

張　松：請來对礼！

楊　修：有礼相还，張先生方才出言，未免小覷人也？

張　松：楊先生不知，只因我蜀中之人，不爱阿諛逢迎，故余以直言对之。誰知你家丞相喜奉承，惡直言，松既得罪丞相，明日告辞回川便了。

楊　修：張先生何必去心太急，你我去至舘驛一敘如何？

張　松：謹遵台命。

楊　修：張先生請！

張　松：楊先生請！

楊　修：請！

（表唱）二人說罢將身起，

出了相府上坐騎，

張松馬上自思慮，

楊修留我为甚的？

久聞此人舌辯士，

廣有智謀使心机，

到了舘驛当留意，

看有何言对我提！

不言張松自疑慮，

楊修馬上暗尋思：

笑刘璋此类人物也差使！

口中全無应对詞，

少时与他閒談敘，

試他胸中实与虛。

正躊躇已到舘驛地，

二人相讓往內移。

楊　修：張先生請坐！

張　松：有座！

楊　修：張先生远从蜀川而來，多受風霜劳碌

了！

張　松：奉命出使，何敢言劳！

楊　修：請問張先生，你蜀中景况如何？

張　松：楊先生要問，請听！

古称天府益州郡，
环繞二百八十城，
雞鳴犬吠聞四境，
田肥土沃歲丰登，
文似相如眞学問，
武如伏波馬將軍，
济世名医称仲景，
垂帘賣卜有君平，
九流三教多得很，
出类拔萃个个能。

楊　修：（插白）如公者有几人？

張　松：如要与松來比論，
車載斗量数不淸。

楊　修：先生在蜀中現为何官？

張　松：益州别駕。楊先生官居何职？

楊　修：曹丞相麾下主簿。

張　松：久聞明公世代簪纓，何不立身庙廊，輔佐天子，而乃为区区小吏屈居人下？余性粗言直，幸勿見怪！

楊　修：这个……

（唱）楊修聞言面帶羞，

先生不知此情由，
虽然現在相府走，
各路錢粮來管收，
只因丞相韜略有，
早晚領教添智謀。

張　松：且住！松聞丞相，文不明孔孟之道，武不达孙吳之机，有何才能，敢指導明公！

楊　修：我家丞相，胸有大才，現作新書一冊，深得兵家之奥妙，先生可願观乎？

張　松：願借一观！

楊　修：新書在此，張先生請观！

張　松：待松一观！
展开新書仔細观，
孟德手作十三篇，
奸雄果然有高見！
行兵韜略样样全，
若存此書留禍患，
不如用計毁書篇，
再再留心看一遍，
从头到尾記周全，
过目已畢將書掩，
尊声先生听某言！
請問先生此書何名？

楊　修：此名"孟德新書"，乃丞相仿孙武子一十三篇而作，內有行兵妙法，可能留

傳后世否？

張　松：楊先生此言謬矣！

楊　修：怎見得？

張　松：此書乃战國时無名氏所作，被你家丞相剽窃以为己出，我蜀中三尺之童，皆能横讀倒背，公如不信，請掌定書本待我背來！

楊　修：倒要領教！

張　松：請听！先生言話亦糊塗，

誑我說是孟德書，

此書若是丞相做，

蜀中小兒怎記熟？

先生穩穩掌書簿，

試听我松來背出，

（表唱）張松說罢口不住，

頃刻背完孟德書。

明公！此書旧有，何为新作，不足为奇！

楊　修：这……

張　松：我松明日起程回川，就此告辞！

楊　修：别駕何得去心太急，請暫住舘驛，待修面見丞相引見天子如何？

張　松：有劳！

楊　修：請了！

（表唱）楊修辞别將身起，

館驛門外上坐騎，
馬上低头暗思慮，
張松奇才世間稀，
观相貌生得甚怪異！
兩目能讀十行書，
頃刻將書全背去，
为何丞相不識知？
去到相府詳稟敍，
下馬整衣往內移。

楊　修：楊修見过丞相！

曹　操：先生黃夜見孤何事？

楊　修：啓稟丞相，今日何故怠慢張松？

曹　操：張松形容古怪，出言無祇，故慢之。

楊　修：修在館驛与他言談，他对答如流，廣有機智，故將丞相所作新書与之試观，殊知他过目一遍，則能倒背如流，口称是战國时無名氏所作，他蜀中小兒均能背誦，幷非丞相新作。如此奇才，世間少有！

曹　操：吓，难道此書与古人暗合不成！楊修！

楊　修：侍候丞相！

曹　操：傳孤大令，速將此書焚燬，存留者斬！

楊　修：得令！
（过門）

曹　操：啊呀！不可！久聞張松有过目成誦之

能，犹恐中伊之計，來呀！將書追轉！

楊　修：已焚燬了！

曹　操：嗨咳！眞中了奸人之計了！

楊　修：丞相免慮！不如明日在較場聚集三軍列陣操演，傳張松观看，以彰我中原之威。

曹　操：这……使得！

（表唱）曹操当夜把令傳，

曉諭各營众將官，

明日較場把陣演，

官兵通通要到全，

次日天明日色暗，

較場号砲吶喧天，

曹操上台往下看，

文武上前忙打参，

心中不住暗打算，

今日列陣顯威嚴，

故使張松來看見，

必定心驚胆又寒，

回报刘璋早納款，

双手捧圖献西川，

想到此曹操笑滿面，

一支令箭往下傳。

曹　操：楊修！

楊　修：在！

曹　操：張松呢？

楊　修：現在轅門侍候。

曹　操：傳他進來！

楊　修：得令！傳西蜀使臣張松，

張　松：來了！哏哼！張松進轅門，一眼看分明！

楊　修：傳使臣張松。

張　松：來了！日轉龍蛇陣，風翻虎豹营！

楊　修：傳張松！

張　松：來了！旌旗分八卦，金鼓震三軍！

楊　修：傳張松！

張　松：來了！來了！曹操上坐定，可算聚將星！

楊　修：傳張松！

張　松：來了！來了！！來了!!!

（唱）人馬紛紛排隊伍，

馬蹄翻翻擺陣圖，

旌旗飄飄空中舞，

殺气騰騰天地烏。

不覚心下猛省悟，

老賊分明藐視吾，

越想怒气难忍住，

側戴帽來斜穿服，

大搖大擺慢移步，

走上台來半閉目。

哦哈哈哈哈！眞正好热闹呀。

曹　操：哈哈，

張　松：好威風呀！

曹　操：哈哈哈！

張　松：好丑哇！

曹　操：哈哈……这这这这！

張　松：丞相請了！

曹　操：你看孤家軍威如何！

張　松：我主西蜀刘璋，只知以仁义待人，不知有兵革！

曹　操：住口！你看孤家隊伍，燕飛不过旗桿，蛇竄不过馬蹄，大軍到处，战必勝，攻必克，兇逆丧胆，匪酋投降，孤早晚要取你蜀川，你可知道否？

張　松：丞相兵到之处，战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我松早就知道丞相乃盖世英雄，千古罕見！

曹　操：旣知道孤是盖世英雄，汝可講來！

張　松：听到：

初与呂布战濮陽，
随后赤壁战周郎，
宛城張綉曾交仗，
華容又遇关云長，
割鬚棄袍潼关上，
夺船避箭渭水旁，

丞相行兵賽姜尙，
威名早已天下揚。
（表唱）曹操听罢怒朝上，

曹　操：丑鬼出言把孤伤，
吩咐左右上了綁！
文武一齐上廳堂。

众文武：丞相在上，張松言語冒犯，理应取斬，但斬了張松，恐天下聞知，反言丞相气量褊小，不能容人，望乞开恩恕却！

曹　操：众公莫非与丑鬼講情嗎！

众文武：丞相施恩！

曹　操：与孤解下來！

众文武：謝过丞相！

曹　操：可惱呀！
一見丑鬼怒滿腔，
乱出狂言把孤伤，
若非众公把情講，
叫你身首兩分張，
吩咐乱棒打出帳，
（表唱）張松憤气出較場。

張　松：我看他無有容人量，
枉自揹圖到許昌，
低下头來心暗想，
猛然想起刘关張！
到处聞听人贊講，

皇叔仁义天下揚，
不如把圖去献上，
忙忙催馬走荊襄。
（表唱）張松罵曹好胆量，
刘备得圖下一章。

（据王燕成抄簡陽易九洲本，由譚众整理。）

打獵汲水

刘成佑：（詩）小將生來志气剛，
文韜武略比人强，
男兒身登龍虎榜，
方算國家一栋樑。
小將刘成佑，奉了帅父之令，郊外畋獵，不覚半月，今日天气晴和，正好拔寨前行。小王！
小　王：有。
刘成佑：吩咐众軍，拔寨前行。
小　王：众軍听着，少將軍有令，拔寨前行。
众　軍：得令。
刘成佑：九成，
九　成：侍候少將軍。
刘成佑：与爺抬鎗！
九　成：請少將軍上馬。
刘成佑：正是：二堂遵父命，打獵閒散心，馬上傳將令，兒郎听令行。（噢）
手提銀鎗上雕鞍，
郊外畋獵喜心間，
头戴金冠雉尾閃，

身披銀甲扣連环，
跨騎战馬腰佩劍，
虎头战靴脚上穿。
一片殺气冲霄漢，
叫声兒郎听爺言：
得彩归來賞彩緞，
各顯武藝莫貪玩。
（表唱）忽然間，天空飛來一羣雁，
众軍一見心喜欢，
左开弯弓右搭箭，
箭中雁鵝落平川。

小　王：稟少將軍，兒郎們射下雁鵝。

刘成佑：好呀！射着雁鵝者，每人賞銀三分。

小　王：是！

刘成佑：轉來！

小　王：轉來何事？

刘成佑：你就言少將軍言說，射着雁鵝者，每人賞銀三分，未射着者，叫他們不用慝气，下次射着，还有重賞。

小　王：三軍听着，少將軍有令，射着雁鵝者，每人賞銀三分，未射着者，叫你們不要慝气，下次射着，少將軍还有重賞。

軍　甲：射脫了，射脫了！

軍　乙：咪子东西射脫了？

軍　甲：我把銀子射脫了。

軍　乙：不要憑气，少將軍說过，下次射着，还有重賞。

軍　甲：好嘛，下次我一定射着，决不射脫。

刘成佑：成佑自思：此处未見獐麂兎鹿，待我四下看來。小王！

小　王：侍候少將軍。

刘成佑：前面茂林深处是什么地方？

小　王：是徐州所屬沛縣地方。

刘成佑：观看那处，樹木参天，野草叢生，走獸必多，傳我大令，去至那搭，再紥一圍。

小　王：众軍听着，速到前面茂林深处，紥下圍場。

众　軍：得令。

(表唱)成佑馬上目观哨，

众軍跟随不辞劳。

加鞭催馬往前跑，

不覚來在半山腰。

忙把圍場來紥好，

刘成佑：众軍！

众　軍：有，

刘成佑：今朝各顯武藝高。

派几人去放鷹犬守要道，

派几人把守圍場要箭法高，

兒郎們耀武揚威滿山跑，

吓得那野獸四处逃，

这一回打的野獸諒不少，

專等兒郎把令交。

众　軍：見过將軍交令，打得野獸在此。

成　佑：趁此时刻，將野獸一網打尽。回府自有重賞。

众　軍：得令！

(表唱)再轉身，人馬奔騰如山倒，

跑出犬大白兎在山腰，

众軍一見哈哈笑，

小王馬前禀根苗。

小　王：禀少將軍，現出犬大一只白兎。

刘成佑：好呀！犬大白兎，乃稀罕之物，待我親身上前。

方才小王來禀报，

不由豪傑喜眉梢，

馬上抬头二目瞧，

果見白兎在奔逃，

自幼操習箭法好，

开弓忙放箭一条，

白兎帶箭往外跑，

众軍！

众　軍：有。

刘成佑：　　随爺追赶莫辞劳。

(表唱)成佑追兎暫不表，

再言三娘把水挑。

李三娘：(詩)自幼生長在富豪，
　　　　　　爹媽早年丧陰朝，
　　　　　　哥嫂不念同胞义，
　　　　　　打奴磨房受煎熬。
　　　　奴李氏三春，配夫刘志远，前到邠州投軍！至今音信杳無，可恨哥嫂不仁，对奴百般折磨，白日汲水，晚來捱磨，適才午膳已畢，待奴前去汲水呵！
　　　　　　肩挑水桶淚長淌，
　　　　　　珠淚滚滚湿衣裳，
　　　　　　哥嫂做事良心丧，
　　　　　　不該打奴在磨房，
　　　　　　異日奴夫回鄉党，
　　　　　　看你何顏見刘郎。
　　　　　　來至井边把桶放，
　　　　　　急急忙忙把水量。
　　　　(表唱)不言三春苦情况，
　　　　　　成佑追兎下山崗。
小　王：禀少將軍，白兎不見。
刘成佑：小王、九成前去尋來。
小　王：是，奉了將軍令，
九　成：怎敢慢消停！
小　王：抬头細观看，
九　成：那旁一妇人。
小　王：那旁有一妇人，你我何不前去問來。

九　成：走嘛！唉呀小王，这里有井一口，还有七个角角。

小　王：咳！你看，那石头上面刻有字跡，“八角琉璃井”，你怎么說是七个角角嘛！

九　成：待我來数一下，一个，兩个，三个，唉呀！小王你看，我們少將軍之箭落在这水桶旁边，怎么不見白兎，你我还須禀明。

小　王：禀將軍，白兎不見，尋着雕翎。

刘成佑：何处得來？

小　王：隔此一箭之道，有一貧妇在井边汲水，未見白兎，只見雕翎落在水桶側旁。

刘成佑：哈！为什么只見雕翎，……待俺上前，貧妇，你可見一只白兎否？

李三娘：呢呀將軍！奴受苦不尽，滿腹愁腸，哪有心思來看你白兎啊！

刘成佑：哦！聞汝之言，似有苦情，何不將你受苦原由，对我一訴，看能与你分憂解愁否？

李三娘：將軍不嫌絮繁，容禀哪！

李三春未开言珠淚長淌，

尊一声少將軍細听衷腸！

刘成佑：家住哪里？

李三娘：奴家住就在此李家庄上，

刘成佑：可有父母？

李三娘：　　李文魁杜氏女是我爹娘。

刘成佑：姊妹几人？

李三娘：　　李洪义李洪信是奴兄長，

　　奴的名叫三春人称三娘，

刘成佑：配夫何人？

李三娘：　　奴配夫刘智远幼習槍棒，

小　王：胆大貧妇！擅提我家帅爺名諱，豈你無罪？

刘成佑：噢，小王，天下同名共姓者甚多，他乃鄉間貧妇，不用驚駭於她。貧妇，你緩緩講來！

李三娘：容稟哪！

　　到邠州去从軍离开家鄉。

刘成佑：有后無后？

李三娘：　　在磨房生一子难以撫养，

　　命竇公送邠州交与夫郎。

　　自从得他主僕离开鄉党，

　　奴日夜受折磨甚是凄涼！

　　这是奴苦情况对君細講，

　　少將軍你看奴慘不慘傷！

刘成佑：哦！

　　聞他言來淚难忍，

　　不由我心中暗思忖，

　　为然何一家大小同名姓？

此事叫人心不明，

这貧妇莫非是我親生母？（噢！）

邠州堂上有双親。

左思右想心不定，（哦！有了。）

归家細問老年尊。

貧妇，適才聞汝之言，你丈夫現在邠州从軍，少爺乃邠州人氏，你何不修書一封，少爺与你帶回邠州，在那五營四哨，查訪查訪。訪得夫來夫相見，查得子來子团圓，你意下如何？

李三娘：呢呀！將軍，若得將軍与奴帶書，大恩难忘，待奴归家取來紙筆墨硯。嗨咳！奴若归家，哥嫂知道，又是一場煩惱，奴只得扯下半幅罗裙，咬破中指，修封血書罢了！

扯罗裙咬中指鮮血直冒，

这一陣不由人珠淚双抛！

上寫着李三春多多拜上，

多拜上狠心夫負义刘高：

自从你到邠州从軍去了，

十六載人不回信也不捎，

恨只恨二哥嫂心腸不好，

苦苦的逼你妻另嫁富豪，

妻不允二哥嫂又用計較，

將你妻打磨房受尽煎熬。

你的妻怀六甲身孕滿了，
在磨房才生下你刘門根苗，
黑夜里生姣兒無有灯照
断臍帶磨房中又無剪刀，
莫奈何你的妻才用口咬，
取乳名咬臍郎罗裙緊包。
二哥嫂做的事令人可惱，
夺我兒就往那荷花池拋，
幸喜得老竇公馬房上料，
暗暗的下魚池救出兒曹。
命竇公送姣兒來把夫找，
若見到你就該早回故郊！
刘郎夫你不念結髮情好，
难道說咬臍兒不念劬劳？
李三春修罢書緊緊包好，
尊一声少將軍細听根苗，
煩劳你將書信仔細收好，
必須要見本人才把信交。
將軍升上，受奴一拜！

刘成佑：不拜也罢。
貧妇人暫且在家中候倒，
限半月自然有回書來交。

李三娘：李三春辞將軍归家去了，
何日里見刘郎才把气消。
將軍請了。

刘成佑：請了！

刘成佑坐馬上忙傳令号，
叫一声众兒郎細听根苗：
將弓弩和鷹犬一齐收好，
早回到邠州城好把令交。

众　軍：　听說是回邠州欢喜不了，
收弓弩和鷹犬怎敢辞劳！
上战馬忙加鞭行走大道，
不数日就回到邠州城壕。

（表唱）打獵汲水書完了，
下一回二堂把書交。

（据蕭湘泉口述，参考"川剧"整理本綜合整理，由蕭湘泉，史　源共同整理）

二堂回書

刘　高：（詩）吾兒年少逞英豪，
　　　　　　腰挂宝劍志气高；
　　　　　　郊外田獵無音信，
　　　　　　怎不令人常心焦！
　　　　本帅刘志远，只因咬臍孩兒郊外田獵，
　　　　二十余日未見回府，人來！
小　軍：侍候！
刘　高：少將軍回府早报爺知。
小　軍：是。
刘成佑：郊外田獵事，回明帅父知。小將刘成
　　　　佑。來此已是府門，众軍！
小　軍：有。
刘成佑：各回本营。
小　軍：得令。
刘成佑：待俺下馬。把門軍！
小　軍：侍候少將軍。
刘成佑：前去通禀帅爺，你言少將軍回府。
小　軍：是，禀帅爺！少將軍回府。
刘　高：叫他自進。
小　軍：是，少將軍，帅爺叫你自進。

刘成佑：待俺自進。上是帅父，孩兒交令。

刘　高：一旁坐下！

刘成佑：謝过帅父。

刘　高：成佑呀！

刘成佑：兒在。

刘　高：我兒郊外田獵，打有多少獐麂兎鹿？

刘成佑：獐麂兎鹿不多，兒得遇一樁奇事要回明帅父。

刘　高：有甚么奇事？緩緩講來。

刘成佑：帅父容禀哪！

（唱）奉父命紮圍場兒把彩闖，

見一只大白兎恰似銀霜，

刘　高：我兒就該放箭？

刘成佑：是你兒开金弓忙把箭放，

那白兎帶雕翎奔走忙忙。

刘　高：兒就該追赶！

刘成佑：是孩兒催坐馬看看赶上，

小軍报追到了琉璃井旁。

刘　高：可曾將那白兎追着？

刘成佑：一轉眼那白兎不知去向，

刘　高：哎！兒哪！白兎不見倒也罢了，那支雕翎，上有为父名諱，豈是失掉得的？

刘成佑：那雕翎落之在水桶側旁。

刘　高：有桶必有人。

刘成佑：命小王和九成前去观望，

刘　高：見些什么？

刘成佑：　　井旁边站一位汲水娘行。

刘　高：那娘行好大歲数，怎样穿戴？

刘成佑：　　兒观他不过在三十以上，

　　穿一条破罗裙难遮風霜。

刘　高：他家住哪里？姓甚名誰？可有父母哥嫂？

刘成佑：　　他也曾对你兒細細言講，

　　他住居沙陀寨李家村庄，

　　他的父李文魁頗有名望，

　　他的母杜氏女甚是賢良。

　　不幸得二双親早把命丧，

　　單丢下三兄妹看守田庄。

　　李洪信李洪义是他兄長，

刘　高：他又叫何名諱？

刘成佑：　　他名叫李三春人称三娘。

刘　高：李三春！李三娘！兒哪！他配夫何人？

刘成佑：帅父，奇怪！奇怪！

　　他夫主与爹爹姓名一样，

刘　高：怎么說！他的丈夫与为父同名共姓？

刘成佑：正是。

刘　高：在家嗎？在外？

刘成佑：　　完婚后到邠州从軍吃粮。

刘　高：他有后無后呢？

刘成佑：爹爹！更怪，更怪呀！

在磨房生一子喜从天降，

取乳名也叫做咬臍兒郎。

刘　高：怎么說，他的兒子也叫咬臍？

刘成佑：正是。

刘　高：可曾撫养成人？

刘成佑：爹爹呀！

貧妇人在磨房难把子养，

命竇公送邠州离开家鄉。

刘　高：他哥嫂待他可好？

刘成佑：最可恨他哥嫂良心尽丧，

他不該逼貧妇另嫁夫郎。

刘　高：呱！兒哪！为父别的不問，那貧妇可曾改嫁？

刘成佑：未曾，未曾呀！

不依允他哥嫂又把計想，

將貧妇打磨房甚是慘伤，

日汲水晚推磨直至天亮，

每頓飯只与他半碗粗糠。

吃飯时想得起与他送上，

刘　高：想不起呢？

刘成佑：想不起那貧妇就餓肚腸。

刘　高：嗨呀！那貧妇眞乃好苦，他怎不修封書信，託我兒帶回邠州？为父也好在五营四哨查夫問子。

刘成佑：帅父，有書，有書呀！

貧妇人修血書托兒帶上，

一定要將書信交与他夫郎。

望帅父你与他細細查訪，

若查出叫那人早些回鄉。

倘若是他夫主回了鄉党，

貧妇人把帅父大恩难忘。

（表唱）小咬臍言罢时將書呈上，

刘志远接血書暗暗悲伤。

刘　高：兒哪！你的母親，思念我兒甚急，快快去至后堂見兒的娘親。

刘成佑：孩兒知道。成佑自嘆：观看帅父問罢來由，接了書信，变臉变色，其中定有緣故，待我躲在屏風后面听他說些甚么？正是！

要知心腹事，

但听口中言。

刘　高：成佑，兒哪！这娃娃已進去了，趁此無人，待我折書一观。

趁無人折开了罗裙半幅，

眞果是我的妻一封血書。

上寫着李三春百拜夫主，

多拜上刘智远細看名目。

自那时去投軍离了故土，

到如今十六年音信渺無。

二哥嫂做的事狠心狗肚，
他不該苦逼妻另嫁二夫。
妻不允二哥嫂心中大怒，
將你妻打磨房受尽凌辱。
那夜晚譙楼上天交四鼓，
在磨房生下了刘門骨肉。
最可憐生姣兒無灯照住，
断臍帶無鋼剪沒法想出。
沒奈何妻用口將臍帶咬住，
臍帶断小姣兒一声大哭。
二哥嫂一見得更加大怒，
他存心將我兒命丧冥途。
進磨房夺姣兒如狠似虎，
將我兒丢魚池心太狠毒。
老竇公在馬房一眼瞧住，
暗暗的下魚池將兒抱出。
細思量你的妻难把子撫，
命竇容送邠州交与奴夫。
但不知刘郎夫可曾收住，
若收到为什么不速回屋？
琉璃井遇少將才把苦訴，
他情願与你妻捎帶家書。
刘郎夫見了書早回故土，
回家來与你妻报复寃屈。

可惱，可惱呀！

看到此不由人心中大怒，
李洪义，李洪信呀！好狗才！
你弟兄全不念同胞骨肉。
俺刘高不久間回轉故土，
拿着了你弟兄割去头顱。
哭一声三春妻为我受苦，
俺刘高竟做了負义之徒。
（表唱）刘志远他正在边哭边訴，
小咬臍屏風后一步麥出。

刘成佑：帅父，你老人家見了書信，又恨又哭，恨的是誰？哭的是誰？

刘　高：恨的是那洪义洪信夫妇。

刘成佑：洪义洪信夫妇与帅父何親？

刘　高：那就是兒的舅父舅母。

刘成佑：哭的又是誰？

刘　高：哭的是兒在琉璃井边，得見的那个貧妇李三春。

刘成佑：李三春与帅父又有何戚？

刘　高：那是兒的親生嫡母。

刘成佑：嗄！帅父，后堂岳氏母親呢？

刘　高：那是兒的晚母。

刘成佑：帅父怎講？

刘　高：那是兒的晚母。

刘成佑：呢呀！母親，娘呀！好不气殺人也。

刘　高：成佑，兒哪！兒怎么样了？哎呀！这

娃娃竟自气暈了。咬臍醒來，成佑甦醒！我兒甦醒！

刘成佑：啊……

听父言不由人心如劍刺。

珠淚滚滚湿透衣！

母親，疼兒的老娘！

看起來晚母好福气，

荣華富貴他享得齐。

吃不完珍饈和美味，

穿不完彩緞綾罗衣。

我親生娘白日井边去汲水，

晚來磨房受苦悽。

穿一件破衣难遮体，

半碗粗糠怎充飢！

帅父，

从未听見你說一句，

此事兒还要怪爹爹。

就是你今天做皇帝，

也不該拋棄結髮妻。

帅父，我要我親生媽！（重句）

（表唱）咬臍大哭倒在地，

刘　高：嗨呀！

（表唱）刘高一見心着急！

刘　高：兒哪，快快起來，

刘成佑：我要見了我親生媽才起來。

刘　高：这娃娃眞眞淘气，夫人快來，夫人快來喲！

岳夫人：忽听老爺叫，出堂問分曉。老爺为着何事这样着急？

刘　高：夫人不知，只因咬臍孩兒田猎归來，尋着下官吵鬧，夫人快快叫他起來。

岳夫人：啊……

岳秀英聞此言心中不解，
我的兒因甚事倒在塵埃？
莫不是你帅父錯把兒怪，
又莫非郊外田猎惹禍災！
天大事有为娘与兒担戴，
乖乖兒不要哭快快起來。

成佑，兒哪！快快起來，同为娘到上房去。

（表唱）刘成佑翻过身將手儿擺，

刘成佑：　你不是我親生娘各自站开。

岳夫人：哈哈，奴才呀！

聞听他一句話把人气坏，
駡一声成佑兒不孝奴才！
你胎毛还未脫娘就撫待，
娘不过少怀兒十月之胎。
娘把兒当着我親生看待，
你把娘当外人該也不該？
骨未硬你就把良心來坏，

十六年养育恩这样下台。
說什么母子情重如山海，
想到此不由人淚洒胸怀。

呱！老爺！成佑奴才說出此話，竟究从何而來？

刘　高：夫人不知，只因奴才郊外田猎，追赶白兎，追至琉璃井边，得見他的親生娘親。回得府來，故出此言。夫人休得上气，千万要看在下官面上。咬臍！奴才！不是兒的晚母將你撫养成人，今日焉能在琉璃井边見兒娘親？还不上前与兒母親賠罪！

刘成佑：兒知道，母親！娘啊！兒錯了！

刘成佑上前來躬身下拜，
尊一声母親娘細听从來。
適才間錯出言娘休見怪，
还望得疼兒娘莫挂胸怀。
到后來忘养育不認年迈，
兒死在千軍中馬踏尸骸。

岳夫人：啊！

岳秀英聞此言气忿稍解，
成佑兒你莫跪快快起來。
只要兒能曉得知过必改，
有为娘把此事一概丢开。
轉过身我要把老爺來怪，

刘　高：夫人怪下官何來？

岳夫人：　　这件事不怪你我怪誰來？

老爺：想当初竇容送子前來，你妻言得明白，家中旣有前房姊姊，就該命人接來同享富貴。至今咬臍長大知道此事，口出不孝之言，我不怪你叫我怪誰？

刘　高：夫人，事已至此，就怪下官也是無益，咬臍听令：

刘成佑：侍候帅父！

刘　高：命兒随帶三千人馬由旱道而去，为父帶領三千人馬由水道而去，去至徐州沛縣沙沱寨。側旁有一开元寺，那里隔李家村不远，你我父子在那搭会齐，接兒娘親，不得有誤。

刘成佑：得令！

刘　高：这正是：

　　　　安排車馬接前妻，

　　　　消息莫与外人知。

刘成佑：　　拿着洪信与洪义，

老帅父！

刘　高：怎么？

刘成佑：　　要与兒母申寃屈。

刘　高：啥話？

刘成佑：申寃屈。

刘　高：啊！哈哈哈哈！

父子二堂來商議，

喜殺行孝小咬臍。

很快到了开元寺，

父子人馬已会齐。

（表唱）二堂囘書一囘事，

下囘磨房会夫妻，

（肖湘泉根据演唱詞記錄及整理）

蘆 花 衣

（报板）

孔子課徒在尼山，
化雨春風播杏壇。
門下大賢七十二，
單表一人閔子騫。
幼年不見慈母面，
后母李氏大不賢。
为憐兩弟失依靠，
蘆花着体無怨言。

閔員外：子騫。

閔子騫：兒在。

閔員外：今日你曾晳师叔請为父过庄賞雪，快到后堂同二弟閔文，換好衣衫，一同前往。

閔子騫：遵命。

閔員外：庄漢，准备車輦侍候

庄　漢：嗄！

閔　文！爹爹，哥哥叫我換衣服，要到哪里去嘛！

閔員外：兒哪，去走人戶啊！

曾师叔送來了一封請柬，
請为父賞雪飲酒講詩篇。
父帶兒一同去見識世面，
你弟兄在席前不可多言。
來，來，來，随为父同上車輦，

庄　漢：二位少爺，坐好啊！

閔員外：呀！好大的雪啊！

出庄來一路上細把景观。
但見那彤云密佈風割面，
半空中像飛絮又像撒鹽，
陽关道鋪得來平平坦坦，
水晶柱倒掛在屋簷，
远山近樹銀光燦，
粉粧玉砌画圖般。
雪花本是丰年兆，
來年米麥堆成山。

(表唱)閔員外正把雪景看，

閔子騫：哎呀！

(表唱)这一陣冻坏了閔子騫。

閔子騫：　老天爺旣下雪莫把風卷，
吹得我無娘兒遍体皆寒。
暗地里我把慈母怨，
你不該丢兒受熬煎。
倘若母親还康健，
孩兒怎把蘆花穿。

哭一声疼兒的娘难見面，

娘吓！

閔員外：吓！

子騫兒为何故淚湿衣衫？

你暗地里啼哭为的哪件？

把你的伤心事細对父言。

閔子騫：老爹爹！

你的兒冷得來在打顫顫，

閔員外：兒呀！

数九天下大雪誰又不寒！

枉自你年靑靑这般嬌慣，

不及父年迈人能冒風寒。

閔子騫：爹吔！

你的兒怕風雪不願赴宴，

望爹爹准許我轉囘家園。

閔員外：哇！好不懂事的奴才！

只說是帶奴才闖闖世面，

为什么說怕冷借故不前？

旣不去启程时就該对父談，

到中途要囘家所为哪般！

怪不得兒的母在說你懶，

到如今看起來不是虛言。

是这等無用人留來討厭，

我閔家丧了德出了孽寃。

这一陣不由人气破肝胆，

庄漢，把鞭子拿來！

庄　漢：員外，你不要动怒！

閔員外：叫你拿过來！奴才，看打！

（表唱）閔子騫側身躲撕破衣衫。

庄　漢：員外，你老人家息怒，大少爺的新棉襖都在車上撕濫了。

閔　文：爹，哥哥棉襖里头，咋个一片一片的到处飛呀！

閔員外：吓！

子騫兒棉衣綻了線，
蘆花片片随風翻。
上前拆开細观看，
整件衣裳沒有一点棉，
放心不下再把閔文看……
圓滚滚，暖和和，又松，又軟，白亮亮的棉花露在外边。
怪不得子騫兒常把冷喊，
大雪天穿蘆花焉得不寒！

唉！

賞甚么雪來赴甚么宴，
自己的家务事情都悉不完！

庄漢。

庄　漢：有。

閔員外：　　快把車輦打回轉……

庄　漢：員外，今天不去也好，雪把路都盖完

了。

閔員外：嗯！

快快囘家莫要多言。

庄　漢：來到庄門，請員外下車。

閔員外：閔文，快請你母親出堂。

閔　文：孩兒拜請母親。

李　氏：幺兒，你們就囘來了？

閔　文：我們走在半路就轉來了！爹爹有請。

李　氏：帶路。

閔　氏：兒知道。

李　氏：（唱）千悔万悔悔不轉，

嫁到閔家好潑煩。

老漢的脾气太古板，

前房留下有長男。

不照閉又說你不管，

管得來又說一样兒子兩样看。

來在屛風用目看……

閔員外：可惱呀！可惱！

李　氏：呀！

又見得老員外怒气冲天。

这个老漢坐在堂前怒轟轟的，像人家借了谷子还了糠壳一样，为了啥呀！員外，为妻有禮了。

閔員外：坐嘛！

李　氏：坐喲！員外，

曾家請你去赴宴，
为何半路轉回还？

閔員外：　　非是我中途打回轉，
有一事向安人領教一番。

李　氏：　　你的妻少讀書才疎学淺，
老員外有甚事尽管明言。

閔員外：　　你不該对自己兒子不同点，
为何薄待閔子騫？

李　氏：沒有嘞。
老員外休听旁人談，
常言道，手心手背是一般。

閔員外：　　再問你夏穿何物冬穿甚么才和暖？

李　氏！这才問得怪啊！
冬穿棉毛夏穿單。

閔員外：　　依我看蘆花作衣倒輕便，

李　氏：　　沒听說蘆花可御寒！

閔員外：啊！蘆花做不得衣服，安人你要記得啊！

李　氏：怎么記不得！

閔員外：那今年三个娃娃的棉衣，里面裝的甚么？

李　氏：棉花嘛！

閔員外：未見得吧！

李　氏：为妻親手一針一線所縫，未必还假了！

閔員外：怎么說还是安人親手所造？

李　氏：自剪自裁，做得結实啊！

閔員外：　　为甚么子騫兒常把冷喊？

李　氏：員外請看，

閔員外：看甚么？

李　氏：天上落的甚么？

閔員外：落的是雪。

李　氏：好道！

　　　　数九天下大雪怎的又不寒。

閔外員：啊！下雪天，該冷。为什么閔文他又不冷喃？

李　氏：娃娃家蹦蹦跳跳的，他不曉得冷。

閔員外：安人，这头上？

李　氏：天。

閔員外：脚下？

李　氏：地。

閔員外：你我？

李　氏：父母。

閔員外：（指心）这里呢？

李　氏：良心嘛！

閔員外：唗！

　　　　皇天后土作証見，

　　　　你的良心有点偏。

　　　　为甚么子騫兒穿的是蘆花片？

李　氏：这个！

閔員外：哪个？

李　氏：　　蘆花、棉花是一般。

　　　　　　裝得厚來穿得暖，

　　　　　　为妻替你在省錢。

閔員外：　　你親生的兒子也該穿一件，

李　氏：　　他們年青人沒得福气穿。

閔員外：可惱！

　　　　　　賤人作事心不善，

　　　　　　一样兒子兩样看。

　　　　　　我用好言在指点，

　　　　　　你罰酒当作敬酒般。

　　　　　　狗賤人你把七出犯，

　　　　　　不休你要敎坏后代兒男。

　　　　　　子騫兒快快去取筆硯……

　　　　子騫，快取紙筆來，把这賤人拿來休了！

李　氏：老員外，我錯了嘛！

閔員外：賤人如此可惡，实实容你不过，定要休回娘家。

李　氏：为妻跪下了！

閔子騫：爹爹，孩兒也跪下了。

　　　　（表唱）閔子騫見此情下跪堂前，

閔子騫：　　老爹爹息雷霆兒求恩典，

　　　　　　休了母反与兒來把罪添。

　　　　　　知道者說母親把七出条犯，

不知者反說是父听子言。

閔員外：兒哪！这种黑心肝的人，你还在与她求情，快点起來。

閔子騫：老爹爹恕母親兒才立站，
若不然你的兒跪死在堂前。
母在堂只有兒一人不暖，
母去后三弟兄都要受寒。
閔源弟才三歲更需人照看，
老爹爹再續絃心也不安。

閔員外：子騫兒一句話把心說軟，
教老夫又失悔又是心酸。
兒的母亡故时兒週歲未滿，
为父無奈才續絃。
只說是娶賤人把兒照看，
又誰知养了兒就把心偏。
蘆花衣就算得存心凶險，
乖乖兒反替他來把情寬。

閔子騫：爹爹，你老人家饒了母親嘛。

閔員外：叫賤人你睜开一双狗眼，
我問你見此情羞不羞慚？
倘若你的陽寿短，
再娶一个把房填。
对閔文、閔源同样存偏見，
你在九泉安不安？
子騫兒不用跪快快立站，

到后堂快去取棉衣御寒。

还不快去取棉衣与子骞更换，滚了起去！

李　氏：謝过老員外。

閔子騫：謝过爹爹。

尾　声：堪笑李氏存私見，

蘆花衣虐待閔子騫。

世間上多少后娘后老漢，

这段書請你們当作鏡子看。

（据姜維新原本及王燕成、易崇章初改本，由趙循伯整理。）

張 松 献 圖

重慶市戲曲工作委員会
重 慶 人 民 出 版 社 編

汪子美封面設計

*

重 慶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（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）
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
重 慶 市 印 制 公 司 印 刷
新 華 書 店 重 慶 發 行 所 發 行

*

开本787×1092　1/44　印張$1\frac{2}{22}$　字数23千
195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7,000

統一書号：T10114·122
定价：（5）0.11 元